



二叔留给他的救命钱 民国时期湖南制造的铜币



□本报记者 牛超/文 李英平/图

“看到这几枚钱币，我就想起了我二叔，这是他给我的救命钱……”5月5日，市民赵金山带着几枚“古钱币”来到晚报热线办公室，向记者讲述了这几枚钱币背后的故事。

记者注意到，这几枚钱币，有3枚是乾隆通宝和光绪通宝；两枚是“袁大头”银元；还有两枚是民国时期湖南制造的铜币。其中民国时期湖南制造的铜币，记者是第一次见。由于保存不善，这两枚铜币布满了锈迹，其中一枚的正面隐约可见“中华民国”字样。另一枚正面较为清晰，上面写有“湖南省造”四字，下面写有“当制钱二十文”字样，中间是两面交叉的旗帜，背面是稻穗图案(如上图)。

据了解，我国最早的铜币(机制铜币)由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三年(1887)奏准创建广东造币厂，光绪十五年(1889)开始生产机制铜元，这是我国钱币史上称谓“机制币”的开始。民国时期，各地军阀割据势力相互混战，继而纷纷在各地设厂制造铜元，用以筹措军费，遂使铜元质地恶劣，价格暴跌。北伐以后，铜元逐渐被镍币取代，逐步退出流通。

铜元在我国发行流通前后不过半个世纪，见证了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是中国近代货币史和钱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赵金山今年83岁，老家在许昌长葛市。赵金山说，他二叔是个算命先生，人称“活神仙”。

打赵金山记事起，二叔就长年在外奔波，以给人算命为生。“1942年，30多岁的二叔有事回了一趟老家，见我们生活困难，临走时，给了我这几个铜币。”赵金山说，当时，大家生活都不好，二叔将自己仅有的几枚铜币给他时，一再交代他，“金山，只要有一口吃的就不能花。家里实在没有时，要省着用，能买一个馍时，只能吃半个，另半个留着明天吃……”

“当时，家里有个亲戚在县城给人当店员，每到发工资时，就将工资换成黑豆养家糊口。”赵金山说，当时，钱贬值快，东西反而还能抵挡一段时间。就这样，靠着亲戚的黑豆，赵金山家一直没有用二叔给的这几枚铜币。

“看到这几枚钱币，我就想起了二叔。”赵金山说，二叔一生

很不容易。“他一辈子没有结婚，听说常在平顶山香山寺、襄城百岭岗、郟县三苏坟这些地方给人算命。平时很少回家，也只有逢年过节了，才回去瞅瞅。”

1959年，赵金山到平顶山工作后，与二叔失去了联系，“老家也没啥人了，我曾回老家打听，但谁也没见过他。”赵金山到二叔经常去的地方找，也没有找到。

“二叔叫赵振丙，小时候腿受过伤，记不清哪条腿受伤了，经常拄着一根拐杖。”赵金山说，听说后来二叔就在平顶山附近活动，“从我来平顶山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放弃过找二叔，但一直没有结果。”赵金山说，不管二叔是否还活在世上，他都希望能得到二叔的消息。如果你认识或知道赵振丙的消息，请打电话4940000告知。



父亲留给他的“水壶”

□本报记者 牛超/文 彭程/图

彭保民家鞋柜上方挂着一个表面被摔得坑洼不平的水壶。它类似于部队上的军用水壶，但被磕碰得非常难看，可彭保民仍然不舍得扔，“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放着吧，是个纪念。”每当妻子劝他扔掉这个水壶时，他都这么说。

彭保民今年56岁，家住市区平安大道中段平安家园小区。5月10日上午，记者来到他家，推开门，就看到了这个挂在门口的水壶——原本军绿色的水壶被岁月“摩擦”得斑驳陆离，而且表面被摔得坑洼不平。壶身上的军绿色带子因长期磨损已经近乎断裂。黑色的壶盖已不知去向，现在用一个红色的矿泉水瓶盖代替，水壶是铝制的。与现在市面上卖的高级饮水杯比起来，这个水壶真是“土得掉渣”。

“早都劝他扔了，可他不舍得……”见记者盯着这个水壶，彭保民的妻子说。

“扔了干啥，不定有啥用呢？再说这是父亲留下的。”彭保民说。

据彭保民介绍，他父亲以前是矿工。“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这个水壶，父亲去哪了都背着它。”彭保民说，当时生活条件不好，平时大家喝水多是用玻璃瓶或塑料瓶，“谁会有钱买水壶呀？特别是这种水壶，一般军属家才有。所以，当时谁家要是有个像样的水壶，是很令羡慕人的。”

1974年前后，彭保民当时正上初中。一次，学校组织去香山寺附近春游，“那天，我就是背着这个水壶去的，带子斜挎在身上，别提多神气了。好多同学都是用酒瓶或输液瓶装的水。”

1980年，彭保民的父亲因故去世，这个水壶便留给了他，并且一直陪伴他到现在。

“它可没少出力。”彭保民说，这个水壶差不多能装2斤多水。他上班都用这个水壶带水。特别是2004年前后，他被调到井下开绞车，“一待就是6个小时，午饭也要在井下吃”，所以每次下井，彭保民就用这个水壶带壶水，然后带些干粮当午饭。

“后来单位也发了水壶，比这个大些，他也不用，说这个用着顺手。”彭保民的妻子说。

用的时间长了，水壶免不了有些磕碰，而且盖子也有些拧不紧了，但彭保民仍不舍得扔，只是换了个矿泉水的瓶盖。

现在，彭保民已不再下井了，这个水壶也被他挂在鞋柜上方保存着。“看见它就想起了父亲，也想起了经历过的那段岁月，放着吧，是个念想。”彭保民说。

50多年前的嫁妆针线筐

□本报记者 高红侠/文/图

一个看似平常的针线筐，是母亲送给她的嫁妆，陪她走过了53年的风风雨雨。从吉林到河北、河南，这个针线筐始终与她相伴，有如母亲在身边，激励她不断进步，勤俭持家。近日，杨桂传老人向记者展示了这个针线筐(如右图)，讲述了针线筐背后的故事。

杨桂传今年71岁，家住市区贸易街原市铝制品厂家属院。近日，记者在杨桂传家中看到了这个针线筐。针线筐为深枣红色，底部和边沿分别是用柳条和竹条编成的，直径有40多厘米。外观与一般的针线筐没有大的区别。

说起这个针线筐，杨桂传打开了话匣子。杨桂传老家在叶县农村，年轻时经常见母亲用这个针线筐做针线活儿。1962年，

经人介绍，她和邻村、在部队服役的丈夫曹永坤相识，次年结婚。当时杨家家境贫寒，没啥可当嫁妆，杨桂传的父母找人做了个箱柜并用一尺红布和一段榆木棒做成衣服掸子做嫁妆，同时母亲把一直使用的针线筐也送给了女儿。“可能是希望我将来学会勤俭持家，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吧。”杨桂传笑着说。

婚后七八年，杨桂传带着两个孩子和婆婆作为随军家属，来到吉林省通化市丈夫所在的部队，跟随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这个针线筐。后来，他们一家又辗转到河北保定。1978年，丈夫从部队转业到平顶山工作，这个针线筐时刻伴随杨桂传左右。平时，她总是做一些针线活儿，一家人一年四季的衣裳、鞋袜全靠她。

近年来，随着孙辈的出生，针线筐又派上了用场，心灵手巧的她为孙辈做棉衣、单衣和肚兜



等衣物。有时候，杨桂传还变着花样用布头儿或旧衣服做出各种小饰物和鞋垫，送给亲朋好友。